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北京外城哪吒廟探溯*

陳學霖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一

北京寺廟庵觀林立，星羅棋布，上溯遼金蒙元，下迄明清民國，種類繁雜，形制殊異。1958年北京市進行文物普查統計時，尚存大小二千七百三十座，¹展現贍富悠久的政治及宗教傳統，對歷代社會經濟與文化的發展有重要影響。外城西南有一小刹時稱「哪吒廟」，於乾隆初年由京師之繅帶行(緹繩業)修建，作為崇祀之祖師哪吒的祠廟，坐落在永定門側先農壇西南隅山丘，北瞰黑龍潭，西望陶然亭，約於1952年後始因擴建陶然亭公園被拆除。此廟雖小而人鮮注意，但從北京的歷史民俗考察殊有探溯的價值。²

哪吒廟值得學者究心，因為它關涉北京一個顯赫的民俗傳統—京城的形狀是依照釋教天神哪吒的模樣而設計，因此舊京從元大都開始便有「哪吒城」的俗稱，到清末民初，更發展成膾炙人口、家喻戶曉的劉伯溫製造北京「八臂哪吒城」的傳說，至今流傳不衰。

* 本論文摘要曾於2000年10月16日至19日在北京召開之「北京史研究會成立二十週年暨北京史研究與社會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此研討會係由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及北京史研究會主辦。

1 此一統計數字據郭子昇：《北京廟會舊俗》(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89年)，〈前言〉，頁II所引。

2 近人對哪吒廟的描述僅有署名痴呆所撰之短文，幸而日本仁井田陞輯錄之哪吒廟碑文及實地調查筆錄提供珍貴史料。李喬著《中國行業神崇拜》中的「繅帶業」一節對祖師廟的敘述便是根據上則資料。詳見下文注8及注13。哪吒廟在今日陶然亭公園的遺址見(梁)正江、丁山合著：《陶然亭》(北京：北京旅遊出版社，1983年)，頁26。其注1云：「陶然亭之黑龍潭原在哪吒廟附近，今園中東南的山丘上，即哪吒廟故址。」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陳學霖 翻印

哪吒是中國民間最熟悉的孩童天神，名字宋元俱書作那吒，至明清始易今名，字源出梵語Nata，古釋典翻譯有那拏、那鳩羅、哪吒俱伐羅等異名，是佛教四大天王之一的毘沙門(Vaiśravaṇa)天王的第三太子。根據唐朝自北天竺傳入之密宗經典，毘沙門又名多聞天王，主守北方，子五人皆勇健靈怪，能護持佛法，守護國王國界，殄滅奸敵，降伏惡魔。哪吒始見天寶間不空奉詔譯的《北方毘沙門王隨軍護法儀軌》，記其於佛前現身，手捧戟及金剛杖，聲言能「護持佛法，攝縛惡人，……守護國王大臣及百官寮，維持國界」，除以金剛棒降伏暴惡，另備「真言」(咒語)使行者口誦殄滅邪魔。在宋初法賢奉詔的《佛說最上秘密那拏天經》，哪吒又以「伏龍天神」的模相出現，手持「日月及諸器仗，……以難陀、烏波難陀二龍而為絡腋，得叉迦龍以為腰條」，「面忿怒相復大笑相，而有千臂，……光明熾盛具大威力」，並自言有「心明」(咒語)能「調伏阿修羅眾，及一切天龍之眾」。佛教及古代不少宗教都相信天龍控制雨水，能降龍始能消旱，哪吒既有伏龍的威力，因此被崇祀為禱雨消旱的天神。³

到了宋元時代，哪吒的形象由於佛經故事本身的演變、道教傳說的滲透，以及小說隨筆、雜劇演史的渲染，產生顯著的變化。例如南宋圓悟克勤的《碧巖錄》，便有「忽若那吒忿怒，現三頭六臂」之說，顯然是脫胎於密乘哪吒「善變」的臉譜。稍後普濟的《五燈會元》又記「那吒太子折肉還母，折骨還父，然後現本身，運大神通，為父母說法」，為後來《封神》及《西遊》諸演義所本。道教傳說的滲透見於洪邁《夷堅志》及道書《道法會元》。前者記述某一茅山法師用哪吒火毬擊退妖精、治病驅邪的故事；後者將哪吒封為天界一員勇猛神將，名曰「感應統懾太子」，奉玉帝敕統率天兵追捕妖魔。宋元之際，哪吒的故事由於毘沙門天王傳說的演變又有新發展。是時中土民眾出於崇拜英雄、抗拒外侮的觀念，將已謫為道教神祇的唐初名將李靖(571-649)，與馳名北方的釋教毘沙門王相化合，塑造一融合無間的毘沙門天王李靖，寢而在說部渲染為勇猛超群、法力無邊的天神。哪吒自此變為托塔天王李靖的三太子，成為民間信仰所熟悉的「三頭六臂」(又稱「八臂」)，變化多端，勇不可當，降伏惡魔的神將。這樣的一個新模相，在收入萬曆刊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疑出於元末的《搜神廣記》的〈那吒太子傳〉)，有更神奇玄怪的演變。故事稱哪吒原是玉皇駕下一員神將，

³ 釋傳密乘所記毘沙門天王，及其三太子哪吒的事蹟略見望月信亨(編)：《佛學大辭典》(京都：世界聖典刊行協會，1957年)，第四冊，頁3994；第五冊，頁4303摘錄資料。不空及法賢所譯經典有關那拏的活動見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大正新修大藏經》(日本：日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1924-32年)，第1247號，頁224-25；第1248號，頁328；第1288號，頁358。詳細研究見宮崎市定：《毘沙門天信仰の東漸》，重刊於《宮崎市定全集》(東京：岩井書店，1992)，第十九卷，頁51-81；及二階堂善弘：《哪吒太子考》，載山田利明、田中文雄(編)：《道教の歴史と文化》(東京：雄山閣出版株式會社，1998年)，頁167-96。又見下文注4及注5。

身長六丈，首帶金輪，三頭九眼八臂，口吐青雲，足踏磐石，手持法律，大吼一聲，雲降雨從，乾坤爍動。後來玉帝因世間多魔王命下凡，托胎於托塔天王李靖之妻。生五日即化身浴於東海，腳踏水晶殿，翻身直上寶塔宮，龍王怒而索戰，七日間即殺死九龍，老龍無奈何而哀告於帝。這個靈怪奇情故事後來為明朝的《封神演義》和《西遊記》演繹，改編成哪吒與龍王第三太子搏鬥，哪吒用乾坤圈把太子的元身打出，復逞兇抽去其龍筋做一條龍筋繚與其父東甲，哪吒在說部的形象便自此定型。⁴

哪吒在北京聲名大噪始於元大都城營建的傳說。大都是蒙古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三年(1266)下詔建造，主持其事的是精通天文曆數、地理堪輿的漢人謀臣釋子聰(劉秉忠，1216–1274)。按史所紀，他根據《周禮·考工記》描述的傳統皇城形制，參照《易經》象數陰陽方位的原則，在今日北京營建一座呈長方形、巍峨宏麗的三重制(包括宮城皇城及大城)都城。大都城形制的一大特色是在外城開闢十一門(東西南面各三、北面二門)。元人認為是要配合《周易》天地五、六之數，顯現天極至尊，皇權神授的統治思想，但是民間傳說卻以為是象徵哪吒神的模樣。元末張昱《張光弼詩集》的〈輩下曲〉記載：「大都周遭十一門，草苫土築那吒城。讖言若以磚石裹，長似天王衣甲兵。」長谷真逸《農田餘話》申釋：「燕城係劉太保定制，作那吒神三頭六臂兩足。」民間有此附會蓋因大都為帝王都城，需要守護神護佑，而哪吒獲得青睞，因為在佛教的傳統他不但守護國王，維持國界，鎮服暴惡，殄滅邪魔，而且具有「心明」法力，降伏天龍，禱雨消旱。幽燕地區向來遭受天旱之苦，大都城內水源匱乏，哪吒具備伏龍降雨的法力，正符合民眾的禱告。根據託名鄭思肖(1206–1283，另說1241–1318)撰的《心史》，哪吒在大都甚孚人望，每年陰曆二月在他的誕日時，信徒都舉行盛大的慶祝。因此，前述《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記載哪吒在東海與龍王父子大

⁴ 宋元時代釋道典籍雜著對哪吒的描述略見圓悟克勤：《碧巖錄》(《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003號)，卷九，頁212上；普濟：《五燈會元》(刊於《大日本續藏經》[京都：藏經書院，1905–1912年]第一輯第二編)，卷二，頁38下；洪邁：《夷堅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夷堅三志·辛集〉，頁1429–39；佚名編纂：《道法會元》(收入《正統道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第五十一冊)，頁290。其他有關資料見呂宗力、樂保群(編輯)：《中國民間諸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年)，下冊，頁1022–31。關於毘沙門王在民間釋道信仰與唐初名將李靖混合之經過，詳見柳存仁：〈毘沙門天王與中國小說之關係〉，載柳存仁：《和風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中冊，頁1045–52；又其較早之英文論著 Liu Ts'un-yan, *Buddhist and Taoist Influences on Chinese Novels*, Vol. I, *The Authorship of the Feng Shen Yen I* (Wiesbaden: O. Harrasowitz, 1962), chap II。《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現有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69年)，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兩種影刊本流通，〈那吒太子傳〉見卷七，頁14上。關於此書之源流問題，詳見李偉國：〈元明異本搜神記三種淵源異同論〉，《中華文史論叢》第四十八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243–57。



戰的故事，無疑是從宋元演繹釋傳密乘所傳哪吒的異蹟衍生，而這個故事的流行，誠然增強民間對哪吒能除魔解難的信念。⁵

大都哪吒城的傳說在元亡後逐漸消匿，主因是代興的明朝以應天(南京)為首都，到成祖登基始遷都北平，於永樂五年至十七年間(1407-1419)重建為北京城，形制及規模與前朝迥異。不過，哪吒的傳說，經過道教異聞的滲透而產生的變化，特別是《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描述哪吒在東海與龍王大戰，殺死九龍的神奇勇猛情節，在明朝特別膾炙人口。因此經過《封神演義》和《西遊記》等說部、雜劇的編造增飾，愈更深入民心，成為京師坊間文藝傳統一重要部分。到了清末民初，熟悉掌故的無名平民文藝家，將劉秉忠規畫大都城的傳說，明清流行哪吒與龍王父子搏鬥的故事，與從明末以來一直演變的明初開國謀臣、神機軍師和預言家的劉基(字伯溫，1311-1375)的傳說混合，便創造了神怪奇趣，引人入勝的劉伯溫製造八臂哪吒城的故事，說北京城是由劉伯溫與姚廣孝(釋道淵，1335-1418)競賽，依照哪吒太子的模樣畫圖建造的。因此哪吒與北京城的關係從元朝開始，經過幾番演變和人事的調整，到現代在民俗傳統上仍然佔據顯要的位置。⁶

⁵ 元大都城的建造略見陳高華：《元大都》(北京：北京出版社，1958年)，頁36-38；王崗：《北京通史》第五卷(北京：中國書店，1994年)，第五章。劉秉忠傳記見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卷一五七，頁3687-94；劉氏文集《藏春集》，《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6年)，卷六〈附錄〉。劉秉忠對大都城的規畫見熊夢祥(著)、北京圖書館善本組(輯)：《析津志輯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8，32，33。關於劉氏對大都城的營建及哪吒城傳說，詳見顏吉鶴：〈劉秉忠主持修建元大都城〉，《學習與研究》1983年第10期，頁42-43；陳學霖：〈元大都城建造傳說探源〉，《漢學研究》(臺北)第五卷第一期(1987年7月)，頁95-127(參見下注揭同作者著《劉伯溫與哪吒城》，頁71-87)；及于希賢：〈周易象數與元大都規劃布局〉，《孔孟學報》(臺北)第七十六期(1998年9月)，頁169-88。張昱及長谷真逸所記關於哪吒城的傳說見《張光弼詩集》，《四部叢刊續編》本，卷三，頁15下；《農田餘話》，收入陳繼儒(編)：《寶顏堂秘笈·廣集》第四輯(1922年)，頁3下。大都民眾舉行慶祝哪吒誕辰，見鄭思肖：《心史》(上海：支那內學院，1933年)，卷下，頁74下。鄭思肖係入元之南宋遺民，其書雖云出於明末，疑是偽託之作，但保存不少元末史料。近人討論此書之作者問題甚多，為節省篇幅，不遑細列。

⁶ 明北京城的營建論著汗牛充棟，不勝列舉，今略見北京大學歷史系編寫組(編)：《北京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頁97-99；賀樹德：《北京通史》第六卷，第三章。關於《封神演義》與《西遊記》所敘述哪吒出身及與龍王父子於東海搏鬥等故事的來源，詳見上文注4揭柳存仁之中英文論著；又見萬書元：〈哪吒鬧海故事考論〉，《東方文化》第一期(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76-86。劉基傳記見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一二八，頁3777-82；劉氏文集《誠意伯劉文成公文集》(《四部叢刊》本)卷首所收〈行狀〉及〈神道碑銘〉。關於劉伯溫傳說之研究及劉伯溫製造北京八臂哪吒城故事的考證，詳見陳學霖：〈關於劉伯溫傳說的研究〉，《北京社會科學》1998年第

明清兩代工商業行會的組織極為發達，在京師的尤其活躍。根據李喬《中國行業神崇拜》的研究，各行業都供奉某一神祇作為祖師或保護神，建立寺廟和舉行敬神活動，藉此促進同人的團結，保護同行的利益和提高福利謀更大的發展。每行業所選擇作為圖騰或徽幟的神祇，自有其淵源及理據，而北京的繅帶行亦然。繅帶行是京師眾多的手工行業之一。繅帶是古代服裝和器具上使用的用絲編織成的帶子或繩子，如無名氏《如夢錄·街市紀第六》記明代開封繅帶業云：「繅兒匠製造印綬、儒繅、鉤穗、裙繅、結掛。」⁷ 京師的繅帶行為何供奉哪吒為祖師和保護神？哪吒廟的建立有何作用？此廟的二百多年歷史在北京的行業神崇拜和民俗傳統，又有甚麼特殊意義？⁸

首先要注意，雖然哪吒大名鼎鼎，但是哪吒廟在北京並不顯著。乾隆至光緒間官私修纂的京師志乘，如乾隆御編的《日下舊聞考》、吳起元《宸垣識略》、震鈞《天咫偶聞》，及光緒間周家楣主修的《順天府志》都未有著錄，直至民國才有記載。最早的似是陳宗蕃在民國十九年(1930)出版的《燕都叢考》，是書第三編第六章「外五區各街市」下略記：

自潘家胡同而南曰黑窟廠，有三聖庵。其旁小胡同曰德明溝，《順天府志》作黑陰溝，曰糖房胡同，……曰椅子圈，曰南堂子胡同，有板井高廟。自是而南有三門閣，有關帝廟。稍東有劈爐庵，再南曰窑台，西有大慈悲庵，今無考。又西有火神廟，再西有龍泉寺，……其左近有風氏園，……今俱無考，南有龍爪槐，又南有陶然亭，有花神廟，有香冢，有醉郭墓。東為哪吒廟，為黑龍潭，東達於先農壇後身，南達於右安門東城根。⁹

〔上接頁154〕

4期(1998年8月)，頁44-48，及《劉伯溫與哪吒城——北京建城的傳說》(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年)。

⁷ 咸豐二年(1852)刊本。

⁸ 關於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業行會組織的情況，詳見李華(編)：《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前言〉，頁1-46。詳細資料彙編見仁井田陞(輯)、佐伯有一、田仲一成、中山美緒(編)：《北京工商「ギルド」資料集》第一至五輯(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センター刊行委員會，1975-1983年)。李喬之《中國行業神崇拜》有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0年)及臺北(雲龍出版社，1996年)兩種版本；本文用北京原刊本，其「繅帶業」一節見頁199-201。

⁹ 見陳宗蕃：《燕都叢考》(北平：中華印字館，1930年)，第三篇第六章，頁306；同書重排印本(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660-61。哪吒廟的地望又見許道齡(編)：《北平廟宇通檢》(北平：國立北平研究院，1936年)，上冊，頁174。

由此可知哪吒廟坐落於先農壇西南，與著名之陶然(言)亭、黑龍潭為鄰。作者嫻熟舊都風土掌故，所錄聞見皆徵於文獻及實地調查，故此極有史學價值。此廟獲得著錄蓋因纂者細心考察，不過未作進一步探究。

哪吒廟的具體情況，始見北京市檔案館所藏之民國十八年(1929)北平特別市社會局，據是年元月國民政府頒行之「寺廟管理條例」所登記的記錄：

(1453) 哪吒廟 坐落外五區黑龍潭一號，係繅帶行公建。本廟面積十畝，房四間。管理及使用狀況為繅帶行公所使用。廟內法物有泥像一尊。(檔號J181-15-758)¹⁰

又見民國二十五年(1936)北平市政府社會局據是年元月內政部公布的「寺廟登記規則」所舉行的首次總登記記錄：

(緯337) 哪吒廟「民廟」坐落永定門內黑龍潭，建於乾隆年間，繅帶行公建。不動產土地十畝零六釐，房屋四間。管理及使用狀況為公共會場。廟內法物有神像三尊，泥蠟扞兩個，鐵磬一個，另有石碑五座，槐樹一棵。(檔號J2-8-1210)¹¹

內容較前則充實，但僅說明是廟為繅帶行的公建，建於乾隆年間，當日尚殘存若干碑刻及法物，仍有廟祝維持香火。此外，前一年(民國二十四年)由北平市政府出版，湯用彬主編的《舊都文物略》，首次將哪吒廟的位置標注於是書〈坊巷略〉所附之「外五區平面圖」，但未有文字敘述。¹²對哪吒廟描述較詳的是署名痴呆，在他的專欄〈燕風漫鈔〉發表的一則隨筆，刊於民國三十五年(1946)4月，在北平出版的《一四七畫報》第三卷第八期。語云：

故都南城黑龍潭畔，陶然亭東，有所謂哪吒廟者，固一極小之祠廟也。廟內院落既不宏敞，而殿宇僅小小一間而已。殿內供奉為哪吒神像，執鎗端坐，氣像亦頗生動，左右有二童侍焉。殿內楹間懸有對牌，而詞句亦亟俗陋，其寓意所本，亦不過《封神演義》而已。院內之東北隅，有石碣數事，推該廟之源起，又遠在乾、嘉之間。讀其碑文，蓋悉為繅帶行之祖師廟也。予詢諸老廟祝，曷以該行以哪吒為祖，而該廟祝止予坐主階前樹下，為予演述三太子抽龍筋，為李天王作勒甲繅故事。余雖深知此為《封神榜》第十二回「陳塘關哪吒出世」一段

¹⁰ 此則資料最近始公布，見北京市檔案館(編)：《北京寺廟歷史資料》(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年)，頁383。

¹¹ 同上注，頁667。

¹² 見湯用彬(主編)：《舊都文物略》(北平：市政府秘書處，1935年)，五〈坊巷略〉，頁24。



註詞，然以老先生說得十分鄭重，予亦不敢以荒唐目之也。伊並謂歷年夏曆三月十五日，為本行祀神之期。本行人齊集于此，除舉行大典外，並說闖行「官話」。余深知《封神榜》又名《外丹圖》，而哪吒為吾人之眼睛，其腳下的風火輪，是人之眼邊，所以乍眨眼兒的快，往往為人所不能見也。苟如是則此祠廟固不值識者一笑，然哪吒在此血食已垂二百年，其後生者又曷敢厚非？茲又屈桃月之望，乃感而紀此事。¹³

作者曾親訪其廟，見殿內供奉者為哪吒神像，執鎗端坐，氣像頗生動，固知其名哪吒廟之由來，而從殿內楹間所懸之對牌，知其寓出於《封神演義》；而從院內之石碣及碑文紀事，則知其為繅帶行業所崇祀之祖師廟，建立於乾隆初年。及詢問老廟祝，承演述三太子抽龍筋為李天王(李靖)作勒甲繅故事，由是獲悉其源出《封神榜》第十二回「陳塘關哪吒出世」，為繅帶行崇祀哪吒為祖師的依據。又謂歷年夏曆三月十五日為行會祀神之期，屆時眾人齊集其地，除舉行大典外並說闖行「官話」(行內用語)云云。作者終卷言「此祠廟固不值識者一笑」，可見甚不以該行供奉哪吒為然，此固囿於識見，未能體認神祇崇祀對行人團結之功能，不過其記載頗有助於考證。

實則，在此文發表二年前，即民國三十三年(1944)，日本學者仁井田陞博士及其同僚奧野平野等，於北平地區從事工商行會(Guild)的實地調查時，曾親往哪吒廟考察，抄錄有關碑文、匾額等文物並作筆記盈帙，但遲遲未發表。到1970年中期，仁井博士逝世後，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同僚佐伯有一、田仲一成等將上述調查紀錄彙編成《北京工商〈ギルド〉資料集》，而哪吒廟(繅帶行)資料則收入第五輯，於1980年正式出版，自此學者始有機會親覩原手資料。¹⁴

根據編者綜合仁井等所抄錄資料及調查筆錄所作注釋，仁井博士係於昭和19年(1944)10月10日、11日，與助手奧野平野等五人首次到哪吒廟考察，曾與當地農夫某氏談話，查詢有關繅線行在祖師誕辰開廟參詣情形，隨於同月15日及11日11日再往抄錄有關碑記及匾額文字，詳情見二人之調查日誌及考察筆錄。¹⁵據稱寓目自乾隆至民國之碑文甚多，不能盡錄，是編僅收所抄錄之乾隆、嘉慶、咸豐、光緒、民國諸年代之碑記並碑陰五則，匾額十則，共十五則，每則皆附載仁井之日文「筆錄文字」，及編者根據二人之調查筆錄摘要所增注釋。下面謹將原刊抄錄，其出自仁井之

¹³ 見《一四七畫報》第三卷第八期(1964年4月24日)，頁11。作者未審何人。

¹⁴ 見《北京工商「ギルド」資料集》第五輯(1980年)，(二七)：「哪吒廟」(繅帶行)，頁991-1008。若干有關碑記又見張江裁(次溪)(編)：《北平廟宇碑刻目錄》(北平：國立北平研究院，1936年)，頁82-83。李華《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列出所存碑刻五塊(〈前言〉，頁4)，但僅抄錄碑文二則：〈繅行恭逢聖會碑記〉(乾隆四十年)，及〈繅行公所碑〉(嘉慶二十三年)(頁128-30)。

¹⁵ 見《北京工商「ギルド」資料集》，頁1005-6，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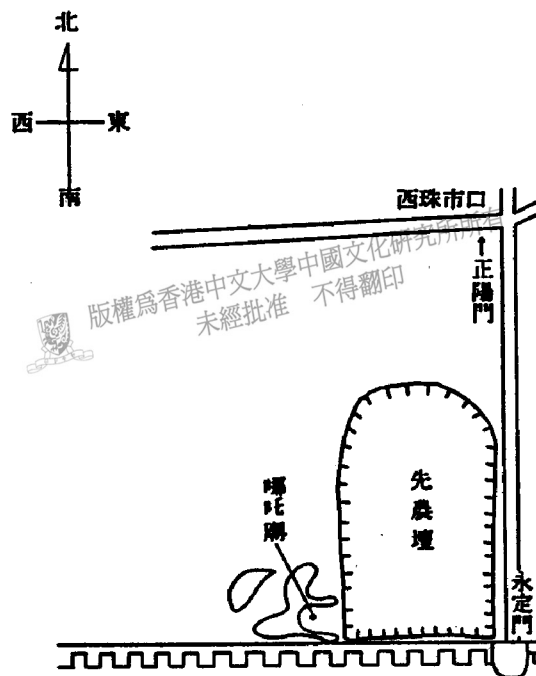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陳學霖

「筆錄文字」及有關注釋則摘要逐譯，以括號標示，其對原文作刪節者則在括號內加「案」字說明，而句讀亦酌情更改，讀者可與原刊校勘參照。今日倖存之哪吒廟原手資料盡此。

三

一、地址・建築物

(一) 哪吒廟地址圖 (北京外城先農壇西) (案：此處原注①摘錄仁井博士及奧野教授之論說報導本廟之地址、建築物及探訪調查經過。於哪吒名下引作者原注據《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七，謂哪吒為托塔天王李靖與素知夫人之第三子，《封神傳》及《西遊記》俱同，但書李靖妻名殷氏，又引 E.T.C. Werner, *A Dictionary of Chinese Mythology* (1932; p. 247)) 及魯迅《中國小說史略》(1933) 作旁證。見頁 1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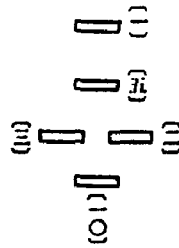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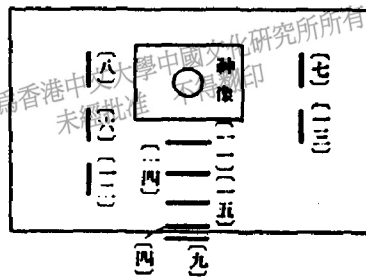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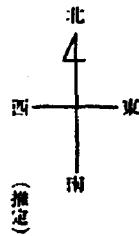


(二) 哪吒廟內殿閣、碑刻、匾額等配置平面圖

(案：此條原注②謂本圖係據仁井博士調查日誌昭和 19 年 10 月 10 日、及 10 月 11 日兩則記載之圖樣綜合製成，但建築物方位何指則未說明。見頁 1006。)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北京外城哪吒廟探溯



二、碑刻·匾額類

(一) A 繚行恭逢聖會碑記 乾隆四十年四月(碑文上方有「恭慶聖會」四字)

繚行恭逢聖會碑記

蓋聞結絲分繭，〈月令〉載染綵之文。博帶垂紳，儒者為束躬之具。故上天之化育萬物，斯民藉此養根。祖師之靈佑四方，眾生感而得福。是以有條不紊，既經緯之旋分，積絮而成，復元〔玄〕黃之是辨。密如細雨，溯繚繭于三盤。直似朱繩，勒辟纆于五夜。書稱厥筐粉米，耀于明廷。諸著其縵服飾，彰于清廟。以是知薄藝微長，莫非妙用。結花構采，悉屬化工。錦成五色，奚足比其鮮華。冕費三升，詎能擬其綿密。茲者，添在繚行，恭逢聖會，抒忱悃于愚衷，用呈不腆，泐俚詞于碑石，昭示來茲。庶幾代遠年湮，後之君子振興鼓舞，不忘一時之盛舉云。

大清乾隆四十年歲次乙未四月穀旦敬立

山陰·徐榆九撰並書

(一) B 同上碑陰(碑文上方有「萬古流芳」四字)

本廟住持弟子王盛璽

焚修紀國安

會首弟子 朱明善、白得會、賈國明

助善韓弘業

石礪劉其彝

眾末

張永清、……鄭天得〔原碑共錄七十八人，店號四：萬順號、增盛號、務本齋、合義齋〕等敬立。

石作，梁安銀、郝安榮敬列。

(二) A 繚行碑記 嘉慶二十三年七月(碑文上方有「繚行碑記」四字)

竊惟京都為百行聚集之區，人數日繁，往往有卒於旅次，而貧不能扶襯回籍者。每致無處安厝，骨殖拋殘，良可嘆也。是以各行或設立義園，或公捐寄費，俾無力孤魂得有依歸，此亦仁人君子之所以仰體天地好生之德耳。惟余等繚作一行，向無義舉。遇有死亡，有力者自可籌寄，而無力者，舉目無親，一遭病故，即作他鄉之鬼。甚至棺木拋擲荒阜，不蔽風雨，經年累月，暴露堪憐。誰謂枯骨無知，而不惻然動念乎。茲於嘉慶二十三年，公同義捐出資京錢壹佰壹拾吊整，置得義地壹段，坐落黑龍潭廟前，計肆畝零。嗣後吾行中凡有客死京邸，棺木無力回里者，准其報明會中，槨入地安葬，庶死者入者〔土？〕為安，而夜臺當無零露之悲矣。惟冀源遠流長，永垂不朽之業。凡我同行各宜恪守，不致日久廢弛，貽譏後世，實為厚幸焉。

公議條規列于後

計開

- 一、議得義地一段，現交看管祖師廟吳姓守管。倘日後有事驅逐，將義地段落即日交清，以便下手□□毋悞。
- 一、議得義地每年地稅京錢五百文，俱係看管人吳姓自行交納，與會中無涉。
- 一、議得每年排土填墳，應需費京錢貳千文，係會中發給，毋許向本家擾索。
- 一、議得掘坑代理需費京錢柒百文，俱係會中給發，毋許向本家需索。
- 一、議得安葬木棺，其死者本家，如欲搬取回里，一切費用與會中無涉。
- 一、議得會中每年必須議立一人輪值經理，免致日久廢弛。出入帳目，每年公全會算。
- 一、議得會中嗣後倘有公捐錢文，准其入會生息，以備續買義地。
- 一、議得行外人棺木不准擡入義地。如有偷葬，以及看管人徇情不報，鳴官究治。

嘉慶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繚作同行公同議立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北京外城哪吒廟探溯

(二) B 同上碑陰 (碑文上方有「永垂不朽」四字)

萬興號

同心號

……

會末眾等

劉清臣……〔十人〕全立

會中同行公立義園

(三) A 繚行公議 咸豐十年四月 (碑文上方有「繚行公議」四字)

從來報本反始，鉅典也。支派有其始，木本水源，箕裘傳於百世。技藝有其始，繭分絲結，俎豆亘乎千秋。茲者，凡在繚行，每逢聖會，恭祀祖師。溯經緯之初分，錦成五色。追元〔玄〕黃所自出，繭纒三盤。利用前民，功施後世，由來舊矣。都中之建祖師廟，歷有年所。嗣是以來，靈佑洽於四方，利澤被乎眾庶。自乾隆四十年修葺廟宇，補綴牆垣，迄今已八十餘歲。經風雨之侵蝕，將就傾圮，睹棟宇之摧殘，彌深感慨。於是同行公議，踴躍捐資，鳩工庀材，規模聿增式廊。圖新補舊，廟貌益著輝煌。抒悃忱、昭明禋，庶幾永垂奕禩，不忘吾行之所自始也。既已會有同志，自當石泐貞珉。是為記。 山左王傅薪 (撰)

繚行重修祖師廟碑記 深澤縣畢棠篆文

大清咸豐十年歲次庚申四月初一日穀旦繚行公暨

(三) B 同上碑陰 (碑文上方有「絲綸萬古」四字)

協辦弟子 元泰號、劉元魁

會首弟子

永信號、張夢祥、……〔以下從略〕

會末眾等同立

本廟住持弟子 吳清遠

興山石廠成做

(四) 光緒元年匾額

光緒元年桃月「絲綸萬古」……

(五) A 繚行聖會碑記 光緒十九年九月 (碑文上方中央有「萬古流芳」四字，左右各有「雙龍」二字……)

繚行聖會碑記

自來結絲分繭，〈月令〉載染絲之文。博帶垂紳，儒服為束躬之具。故上天之化育，斯民藉此養生，祖師之靈長，群工因而受福。有條不紊，既經緯之旋分，



積絮而成，復元〔玄〕黃之並列。密如細雨，溯纒繭于三盤。直似朱繩，勤辟纒于五夜。書稱厥筐粉米，耀于宮廷。禮著深衣服飾，彰于廊廟。雖薄藝微長，罔非妙用。結花構采，悉屬化工。錦成五色，莫比其鮮華。冕費三升，亦無其綿密。茲者，忝在纒行，恭逢聖會，舒忱悃於愚哀，用呈不腆，泐俚詞于碑石，昭示來茲。庶幾代遠年湮，後有作者。振興鼓舞，不忘一時之盛舉云。
大清光緒癸巳年菊月 日穀旦
深州 趙登譜沐手撰文

(五) B 同上碑陰(碑文上方有「絲綸萬古」四字)
會首弟子

同合義、永祥號、天和隆、聚源裕、三和號
眾末

義祥成、萬成號、……〔以下列有二十二店號，今從略〕等敬立

(六) 光緒十五年匾額

光緒十五年夏五月一日「萬壽無疆」

(七) 光緒二十六年匾額

大清光緒二十六年季春「絲綸萬古」

(八) 光緒二十八年匾額

光緒二十八年夏四月「萬古絲綸」

(九) 宣統九年〔案「九」字當為「元」之誤〕匾額

宣統〔元〕年五月中浣「絲綸萬古」聚盛增、……〔計三十一號〕承辦纒線行

(十) A 纒帶行恭慶聖會碑記 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碑文上方有「永垂千古」四字)

纒帶行恭慶聖會碑記

蓋聞結絲分繭，〈月令〉載染彩之文。博帶垂紳，儒者為速躬之具。故上天之化育萬物，斯民藉此養根，哪吒祖師之靈佑四方。立補契。纒帶行會人、元聚益等，茲因行中祖師廟內公議：義地壹段，座落永定門內、西黑龍灘地方，於前清乾隆三年四月十八日，買妥朱慶名下地壹段，共計拾畝。今實與纒帶行作為義地，除另存地契外，特在碑記註明。茲將原有義地，設廟宇一處，及公所房間數目，已另契保存外，並亦寫明建蓋北瓦房三間、西耳房一間，共用工料洋伍百元。查本會共計八家，議決會董四家、幫辦四家，並由八家之內，推舉會首一家。每擔任會首，三年一次，經手保護廟宇樹木之責。今將該地基、及四至分明，地邊各有石。



東至龍王邊，西至陶言亭，共計拾畝
南至吳 姓，北至祖師廟後
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初二

(十) B 同上碑陰(碑文上有「繚行公所」四字)

繚帶行會首

王治軒、趙文山、張月亭、于潤清、武福祥、張鳳鰲、溫鳴鑾、楊海亭、福慶成、復和祥、增盛榮、隆興和、復源祥、祥義號、興順號、公順和

(十一) 中華民國三十年匾額

哪吒祖師廟公議重建「萬善同歸」發起……〔百名〕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十五日敬獻。

(十二) 無年月匾額

「廣盛絲綸」

(十三) 無年月匾額

「絲綸萬古」繚行

(十四) 無年月匾額

「萬古長春」

(十五) 年月不明匾額

(年號不明)

「萬古絲綸」繚行會首

四

以下謹就前揭的原手資料，按個人對北京哪吒城傳說的了解，提出若干關於哪吒廟的問題作綜合分析。其中有些情節，由於資料匱乏，僅能用假設推理，難作完滿的交代。

一、哪吒廟的名稱源流

「哪吒廟」一名，究竟在建廟時已議定抑或後來始採用是首要思考的問題。按現存資料無一署明「哪吒廟」之名。最早的碑記，如(一)乾隆四十年(1775)之〈繚行恭逢聖會碑記〉但言「祖師之靈佑四方，彰于清廟」，未提到哪吒之名；(二)嘉慶二十三年(1818)之〈繚行碑記〉稱是廟為「祖師廟」，而(三)咸豐十年(1860)之〈繚行重修祖師廟碑記〉顯示至此時其名稱依舊，尚未見哪吒之名，至(五)光緒十九年(1893)之碑文依

然。直至(十)中華民國十七年(1928)之〈繅帶行恭慶聖會碑記〉始明確說明「哪吒祖師之靈佑四方」，但亦無「哪吒廟」一名，令人納罕。不過，就現存有關於工商行業所崇拜神祇的資料來看，恭祀祖師不一定建廟，而建立寺廟的不一定以神祇命名。「哪吒廟」之名在民國十八年(1929)北平市政府社會局之寺廟登記檔案始正式出現(民國二十五年者同，編為民廟)，而民國三十年(1941)之匾額則稱「哪吒祖師廟」。由此可見，此廟早歲之名為繅帶公行之祖師廟，而由於供奉者為哪吒神(始於乾隆)，故俗稱「哪吒廟」，至民國後始正式以此名向政府登記。「哪吒廟」復著錄於北平市民政局，在民國三十六年(1947)舉行的第二次(案：每十年一次)寺廟總登記，所編製的《第二次寺廟總登記收表及審核調查簿》，可見其廟一直維持到國民政府執政末期。¹⁶

二、哪吒廟建立之年代

這所崇祀哪吒的繅帶行祖師廟在何時建立，碑文記載未有清晰交代。現存最早的碑記——乾隆四十年立的〈繅行恭逢聖會碑記〉並無提到建廟年代，而咸豐十年立之〈繅行重修祖師廟記〉亦僅記敘修廟原委，言「都中之建祖師廟，歷有年所。……自乾隆四十年，修葺廟宇，補綴墻垣，迄今已八十餘載」。建廟的始源，遲至民國十七年立之〈繅帶行恭慶聖會碑記〉始露端倪。此碑文記述該行會所擁有以建立廟宇及房舍之義地之立契及補契，署明其地段東至龍王(潭)邊，西至陶言(然)亭，南至吳姓之宅舍，北至祖師廟後，係於乾隆三年(1738)四月十八日由繅帶行會人向一名朱慶者買入，共拾畝，隨賣與行會以建廟宇及公所房間，計用工料洋銀五百元云。以上資料雖後出，但因係契約文字，理應可信，故此是廟應在乾隆三年或後一年建立，並作為繅行公所。前揭痴呆之隨筆有言：「院內之東北隅，有石碣數事，推該廟之源起，又遠在乾、嘉之間。讀其碑文，蓋悉為繅帶行之祖師廟也。」當指上述有關碑記，可以作為旁證。¹⁷

三、哪吒廟的祖師與繅行淵源

哪吒廟的命名既然來自崇祀的祖師，故此其名雖晚出，但從其廟址在黑龍潭面前的象徵意義，實地調查所見之神像及有關遺物，與廟祝所演述的傳說，哪吒為繅帶行會供奉的祖師實無可疑。或可質難者是：歷朝所述本行業的源起，都抄錄乾隆四十年之〈恭慶聖會碑記〉，開端云：「蓋聞結絲分繭，〈月令〉載染綵之文。博帶垂紳，儒

¹⁶ 見《北京寺廟歷史資料》，頁709。

¹⁷ 《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前言〉，頁5。述繅行公所(地址：陶然亭內哪吒廟)的成立沿革言：「繅行商人建立，建立年代不詳。最早碑為乾隆四十年，清末民初改稱繅行同業公會。」並未考定繅行公所成立的年代，並無說明公所與哪吒廟的關係。



者為束躬之具。故上天之化育萬物，斯民藉此養根。祖師之靈佑四方，眾生感而得福。」(末句其他碑文有改動。)並無點出哪吒之關係。不過，根據李喬的研究，行業神具有幾個重要特徵——龐雜性、行業性、虛構性與附會性，不宜以文獻根據或理性分析論定。就繚帶行的崇拜而言，是將古代描述本行製品的經典傳統依附於民間對哪吒的奉祀的產物。¹⁸

繚帶行以哪吒為祖師的依據，前面已指出是來自《封神演義》第十二回「陳塘關哪吒出世」描寫哪吒於東海與龍王太子搏鬥的情節。這裏首先說李靖的殷夫人，在懷孕三年六個月後生下一個「妖精」——滴溜溜圓轉如輪的肉球，砍開後跳出一個小孩來，「滿地紅光，面如傅粉，右手套一金鐲，肚腹上圍著一塊紅綾，金光射目」——這便是哪吒——天界神聖靈珠子的化身。接著講哪吒在九灣河洗澡，震盪了東海口上龍王居住的水晶宮，巡海夜叉李艮趨前干涉，被哪吒用乾坤圈一揮打死。龍王三太子敖丙聞報大怒，立即提杆徑出水晶宮與哪吒挑戰：「哪吒急了，〔把〕混天綾望空一展，……往下一裹，將三太子裹下逼水獸來。哪吒搶一步趕上去，一腳踏住敖丙的頸項，提起乾坤圈，照頂門一下，把三太子的元身打出，是一條龍，在地上挺直。哪吒曰：『打出這小龍的本像來了。也罷，把他的筋抽去，做一條龍筋繚與俺父親束甲。』」繚行會人眩於哪吒的傳說和受到《封神演義》的啟迪，便把龍筋繚附會為繚帶，由是崇祀哪吒為本行的祖師和保護神。¹⁹

有一點要補充的，哪吒廟坐落之山丘面對著名的黑龍潭，即今日的龍潭湖，在先農壇西偏，內有龍王亭。據京師志乘的記載，康熙以來為祈禱雨澤之所，乾隆三十六年(1771)命工鳩治，至清末始廢圮。哪吒廟與龍王亭對立，居高臨下，正栩栩地反映《封神演義》裏哪吒與龍王太子搏鬥的故事，顯現哪吒制肘龍王在東海的跋扈，拓展了佛傳密乘講述哪吒伏龍降雨的傳說。²⁰由於哪吒廟的位置有此象徵性意義，又衍生另一問題。前揭民國十七年立之〈恭慶聖會碑記〉，指出建廟之地係於乾隆三年由繚會行人向外人買入，而由於地段係在黑龍潭面前，基於上述行會之崇祀哪吒與建廟關係之討論，究竟是供奉哪吒在先，因而購買此與傳說脛合之地建廟，抑或

¹⁸ 見《中國行業神崇拜》第一、二章〈行業神的定義，分類與特徵〉；〈行業神的形成〉。

¹⁹ 見《封神演義》(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上冊，頁108-13。此書舊題許仲琳作，但據柳存仁考證，作者實為嘉靖間道士陸西星(1520-約1601?)，詳見上文注4揭柳氏中英文論著。有關陸西星的生平及著述，參見 Liu Ts'un-yan,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Hall of Harmonious Wind* (Leiden: E. J. Brill, 1976), pp. 175-231。據柳存仁考證，哪吒與龍王太子東海搏鬥的情節採自《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之〈哪吒太子傳〉；抽龍筋為繚子一事則出釋典評話，如前述之《佛說最上祕密那拏天經》及《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卷中〈入九龍池處第七〉皆有類似記載。

²⁰ 黑龍潭的情況見吳長元：《宸垣識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卷十〈外城二〉：「黑龍潭在先農壇西偏，有龍王亭，亦為祈禱雨澤之所。乾隆三十六年，命工鳩〔下轉頁166〕」

先購買此地，受當地傳說之感染而建廟崇祀哪吒？文獻闕如，難以判斷，但就情勢而言，似乎前者較大可能。不過無論如何，二者的關係甚為密切。

四、哪吒廟與繅行公所的發展

從哪吒廟內所立自乾隆至民國的碑記所見，繅帶行在乾隆前已在北京建立，頗有規模，主要是這行業的製品——服裝和器具上使用的絲編的帶子或繩子，是京師官宦士紳或商賈的必需品，因此業務蓬勃興盛，店號與時俱增，世代承襲發展，一直維持至民國後期。由民國十七年〈恭慶聖會碑記〉所示，繅行早於乾隆三年在外城先農壇西側之黑龍潭前購地建廟為公所，而歷年皆舉行慶祝祖師哪吒誕辰之開廟聖會，可見業務之隆盛與行會組織之擴張。乾隆四十年碑記的碑陰所列立碑之行會「眾末」七十餘人，店號不過四名，但至嘉慶二十三年與光緒十九年的碑記碑陰所列則店號大增，個人數目銳減，由此可見發展的軌跡。嘉慶之碑文顯示行會好生之德，捐輸購買坐落黑龍潭廟前一四畝地段為義園，安葬客死京邸，棺木無力回里之本行人，交由祖師廟主持守管，碑記附載之「公議條規」為甚有價值之史料。咸豐十年碑記透露祖師廟自乾隆四十年修葺後至此時始重修，而民國三十年之「匾額」則說明此時行會有百名同人連署公議重建，但並無結果，想見其時廟宇已面臨傾圮。

關於繅行公所的組織，早歲有會首主持業務，由各店號推出，廟有住持；而民國時行會重整，由八家組成，內會董四家，幫辦四家，由八家推舉會首一家，每任三年一次（見十七年之〈繅帶行恭聖會碑記〉）。繅行公所的業務，碑記雖未明確條列，但顯然以團結及約束同行，保護及擴展行業，和提高行人福利為目的，而每年慶祝祖師誕辰之聖會為最隆重的慶典。按元代哪吒的誕辰在陰曆二月，但繅行則以三月十五日祀神，諒係根據明人所傳。聖會於是日早八時行開廟儀式，由會首率領本行商職人士焚香參拜哪吒神，敬祀祖師創業傳藝，祈求神靈護佑賜福，〈聖會碑記〉所言「祖師之靈佑四方，眾生感而得福」（乾隆四十年）；「祖師之靈長，群工因而受福」

〔上接頁165〕

治，修飾整潔。……京師有三黑龍潭：一在城西畫眉山，一在房山縣，一在南城黑窑廠。其潭一方池爾，水涸時，中有一井，以石甃。」（頁208）朱一新：《京師坊巷志稿》（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卷下「黑陰溝」條下：「其東半里許曰黑龍潭，舊為禱雨之地，有龍王亭，今圮。……黑龍潭，康熙中為讖遊之地，徐儋園、王橫雲集俱有詩。」（頁273）又見陳宗蕃《燕都叢考》引文：「《順天府志》：『黑陰溝東有三聖庵，迤南有火神廟，又南里許曰黑窑廠。〔此下據《京師坊巷志稿》補「其東半里許曰黑龍潭」九字〕舊為禱雨之地，有龍王亭，今圮。西南里許曰陶然亭。』」（北京古籍出版社刊本，頁661）……《順天時報叢談》：「黑龍潭，在先農壇西，原為舊時祈雨之所。潭邊有龍王亭，極形清寂，現已蔓草荒煙，斜陽流水，潭之云何，祇一片蒹葭耳。」（頁671）

(光緒十九年)即表達其意。據前揭痴呆之隨筆，祀神時除舉行大典外，並說闖行「官話」，用意當為強化行人的認同。祀神之後諒有一連串之祭祀及娛樂活動，可能長達兩星期，因為現存之三則「聖會碑記」皆係於四月初一恭豎，或以此為結束日。由此可見，哪吒廟之建立與聖會大典的舉行，為借重對神祇的崇信，強化對祖師創業的敬重，凝固本行的團結與認同，擴大行人的參與活動以謀共同福祉，對繅行業務的發展大有裨益。²¹

五、哪吒廟的民俗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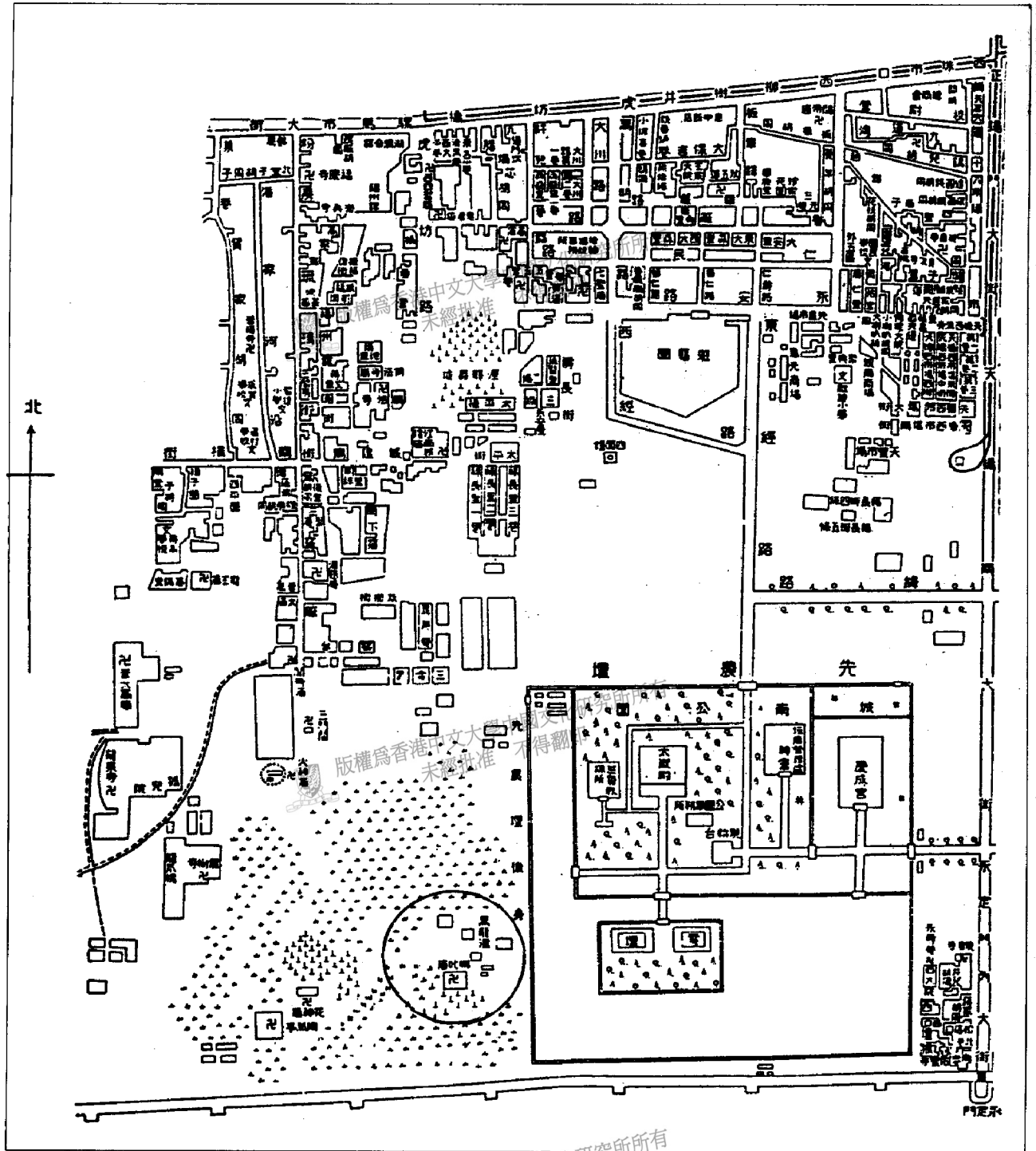
在北京的歷史民俗傳統來說，哪吒廟的意義除卻為京師的繅帶行創造一個祖師和保護神，凝固本行的團結和認同以外，還可以由哪吒傳說本身的演變——從宋元以釋傳及道書為中心的哪吒、至明清以《封神》和《西遊》說部為中心的哪吒，以至北京建城傳說的演變顯現出來。無論繅行中人如何附會哪吒為祖師神，無疑受到北京從元代以來哪吒傳說的感染，特別是從《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發展的《封神演義》講述哪吒與龍王父子大戰的故事所影響。這些傳說的流行都反映歷來京都民眾遭受天旱缺水之苦，渴求一位京城的保護神祇能禱雨除旱，開拓水源。北京城龍王祠廟之眾多，正象徵祈雨消旱的訴求，²²而繅行選擇在黑龍潭面前(內有龍王亭)之山丘建哪吒廟，栩栩地刻畫哪吒伏龍的故事，莫非更具體反映民眾祈求神靈保佑和解決水源？這些傳說故事因此顯現北京民眾持續的願望，足以解釋為何元朝劉秉忠規畫大都哪吒城的傳說，在明清間雖然消匿，但事實上由於客觀的缺水環境未有改變，故此到清末民初又以劉伯溫製造八臂哪吒城的新樣本流行坊間，到現代仍然受到歡迎。

²¹ 關於繅行舉行恭逢祖師誕辰聖會的情況，略見上文注15所引仁井田陞之實地調查筆記。行業崇拜神祇的原因及其作用參看李喬《中國行業崇拜神》第三章〈行業神崇拜的原因、目的和作用〉。

²² 關於明清以來北京所建的龍王廟的遺址，見許道齡：《北平廟宇通檢》下冊，〈索引〉，頁32-33；及《北京寺廟歷史資料》，〈索引〉，頁719。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陳學霖

北平市外五區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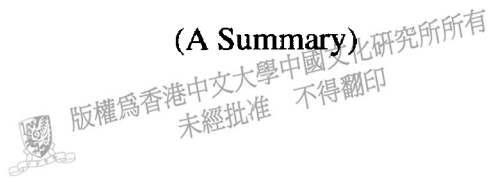
出處：《舊都文物略》（北平：市政府秘書處，1935年），圓圈內為哪吒廟位置。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A Study of the Nezha Temple of Old Peking

(A Summary)



Chan Hok-lam

Old Peking has been dubbed the Nezha City in folklore for several centuries. It started with the lore of Liu Bingzhong of the Yuan dynasty designing the city plan of the imperial capital Dadu in the likeness of Nezha, the miraculous child deity of the Tantric Buddhist tradition, and it was refurbished in modern times in the form of Liu Bowen building the “Eight-armed Nezha City” of the Ming imperial capital Peking. This bizarre folktale still holds many walks of life spellbound.

In the Qianlong reign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Taodai hang” (Sash and Girdle Manufacturing Guild) of Peking built a temple named after Nezha at a site opposite the Heilong tan (Black Dragon Pool) near the southwestern blank of Xian’ nong tan (Ancestral Agricultural Altar) to the west of Yongding Gate in the outer section of Peking city. It was designed to pay homage to Nezha as the spiritual progenitor and protector of the Guild and the Temple lasted unto the early 1950s when it was demolished to give spa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aoranting Public Park.

Drawing on the epigraphical inscriptions of the Nezha Temple transcribed by the late Dr. Niida Noboru and his team during their research on the guilds of Peking in the 1940s (they were not edited and published until 1980),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the history of the Temple and assess its socio-religious functions and ethnograph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ligh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uild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Nezha city folktale in modern Peking.

